

# 拟对话语境中的“是的”\*

李宇明

**内容提要** 本文讨论拟对话语境中有关“是的”的一些篇章语法和语用的问题。主要结论是：“是的”的上文(A)和下文(B)发生B向A、B续A和B反A三种关系。“是的”在篇章中主要起粘连AB、转换关系和强化关系的语段连接作用。“是的”的语义指向有指A型、指B型和双指型、“是的”的语用含义有真正赞同、一般附和、佯装赞同和顿悟四种，其语用效果主要是假拟对话和改换话语角色。

传统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两部分。随着语用学、语境学、话语分析和篇章学等的发展，仅把语法限制在词法和句法的范围显然是不够的，有必要提出“超句法”的概念。超句法又可称为“篇章语法”，其任务是研究句子及其以上的语法单位的组合规律。本文即属于超句法领域的研究。一方面，讨论拟对话语境中有关“是的”的一些篇章语法和语用的问题；另一方面，也想把这一研究作为一个试验，来摸索超句法研究该注意些什么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“是的”是一个表示赞同的应对词语，一般出现在对话中。例如：

(1) “刚才好象你们在听音乐？”

“是的，贝多芬。”(玛拉沁夫《女部长》36页)<sup>①</sup>

在这个话轮中，说话人(甲)说出一段话(A)，对话人(乙)先用“是的”对A表示赞同，然后再说出一段与A有关系的话(B)，“是的”起着把A和B这两段话语系联起来的承上启下的作用。据此，可以把例(1)模式化为：

(2) 甲：“A。”

乙：“是的，B。”

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这种一般的对话现象，而是一种与之有关的特殊现象。看例：

(3) 下工时，金秋恰恰又与她走了个前后。是的，她是故意跟在他后边的，她心里装了团谜，很想解开。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10页)

例(3)中的“是的”不是出现在对话中，但是读起来似乎有一种对话的感觉。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“拟对话”现象。并可仿照对例(1)的模式化处理，把例(3)这种现象模式化为：

(4) A. 是的，B。<sup>②</sup>

这种拟对话现象，是通过对话形式的改造而形成的带有文学色彩的书面语言现象。本文试图考察这种现象中“是的”的上下文及其关系、“是的”的语段连接作用、“是的”的语用含义及其语义指向、“是的”的拟对话效果等有关篇章语法和语用的一些问题。其范围已经超出了句子。

## 一、“是的”的上下文的关系

在对话语境中，“是的”可以只有上文而无下文，或者说，B可以是 $\phi$ 形式。例如：

(5) “同志！你在这里县政府工作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 中年人有礼貌地回答……(汪骏《登山》76页)

而在拟对话语境中，“是的”必须既有上文又有下文，即B不能是 $\phi$ 形式。于此可见，“是

\*本文是提交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(1996年8月·北京)的论文，发表时进行了一些修改。

的”在拟对话语境中的作用之一，是为了带出下文。因此，有必要先讨论“是的”的上下文的关系，即A与B的关系。

A与B的关系，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：B向A型，B续A型，B反A型。

### 1·1 B向A型

B向A型，指B是对A的确认或进一步对A做出释证说明。其中又有三种情况：

I) B确认A。例如：

(6) 伊藤珍视战士们那种国家主人翁的精神，可是他相信那只不过是原始的人性，它在现代文明中必然消失。是的，龚一春觉得这话是对的，有道理。(罗来勇《世界在他们面前展开》25页)

(7) “谁呀？”

“银锁。”

是的，这是张银锁，刚刚服刑满期的张银锁。(张一弓《张铁匠的罗曼史》19页)

(8) 五娘，阿棠婶，你们说笑；春蕉，素霞，你们乱吵吵，你们哪里知道呵！……是呵，葛金秋的心事，天不知，地不知，人不知，只有清清的溪水知，只有这块菊花石知道……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8-9页)

II) B进一步陈述A的原因。例如：

(9) 虽然浑身透湿，却并不觉得冷。是的，时候毕竟已过了清明和三月三，地气已转暖，眼看就到谷雨了……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30页)

(10) 葛老司一去，家家户户争着请。并且说只要葛老司待下去，一年半载的生活也有得做。是呵，多少年没见手艺人出门揽生活了，山里人盛谷米豆麦的畚斗、竹箩，晒蕃薯丝的篾帘、团箕，都破得要当柴烧了。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5页)

例(9)中的B进一步述说“浑身透湿却不觉得冷”的原因；例(10)中的B解释为什么“葛老司一去，家家户户争着请。并且说只要葛老司待下去，一年半载的生活也有得做”。

III) B对A提供某种证据。例如：

(11) 当初，她婉言拒绝了他，但，这并不是因为高傲。是的，当她听到他要用心机巧算去谋求调动时，她曾十分惊愕和反感，也曾想过一定要慢慢说服他，可她拙于言辞，未能遂愿。(叶文玲《屏幕》24页)

(12) 虽然她和表姑父都是百儿八十的薪水，表姐、表弟也工作，但花销大呀。……是的，进的多，出的也不少哇！姑父家三天两头有客，一摆起席来，哪次少过十碗八碟？光那绿泱泱的茶叶，每次一泡就是小半筒……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26页)

(13)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困苦不幸、烦恼忧愁，都是剁一刀便能了结，那不就根清蒂净、省事称心了么？是的，如果都这么简便，那么，小溪也笔直地流好了，为什么要曲曲折折，流出这九道弯呢？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8页)

例(11)中的B为“并非因为是高傲”提供证据；例(12)中的B为“花销大”提供些具体事例；例(13)中的B用小溪九道弯为A(生活中的苦恼不能一刀了结)提供证据，虽然这种证据只是比况性的。

### 1·2 B续A型

B续A型，指B是顺着A的意思说下去的。其中又有四种情况：顺势展开；就题而下；借题发挥；顿有所悟。

I) 顺势展开。B在A的基础上依照逻辑或事理的线索展开。例如：

(14) 读者看了前一节所介绍的各家分部情况。或许会感到不知要相信哪一种分法才好。是的，我们应该把各家的意见都拿来检查一下，决定何去何从。(史存直《汉语语音史纲要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1年，72-73页)

(15) 回去, 是的, 现在就是路费问题了。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27页)

例(14)中的A说各家分部情况的纷杂, B在此基础上逻辑地引出要检查各家的意见而有所抉择。例(15)中的A写主人公做出了“回去”的决定, B顺势写出要解决的问题——“路费”。

II) 就题而下。A只是提出了一个话题, B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。例如:

(16) 四年, 是的, 如今是八十年代的年头了, 屈指算来一千二百多个日日夜夜, 这四年, 他是苦着、累着、熬着、干着, 总算干出了山高水低。她呢? 也是苦着、累着、干着、熬着, 她转了多少念头, 真是想断了肠子哇! 那么, 她的这四年, 能不能抖出来和春蕉说一说, 能不能端到人前呢?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23页)

(17) 张铁匠朦胧中想起了儿子。是的, 儿子回来了, 他已经不是骑在他脖子上去饮马桥赶集的小拴娃, 不是那个爬在山崖上采摘酸枣的小拴娃, 不是那个被他娘带到夏副书记老家的可怜的“带犊儿”小拴娃, 而是忽然出现在爹的面前的五尺五寸高的高中毕业生张铁拴了。(张一弓《张铁匠的罗曼史》20页)

例(16)中的A(四年)只是一个话题, B是就这个话题的讲述。例(17)中的A说到“儿子”, B就以儿子为话题展开对比性的叙述。

III) 借题发挥。表面上看B是由A引起的, 而其实A、B的语义联系并不是内在的A只是起个引线的作用。例如:

(18) “……在那边, 哎, 你自己喊一声好了……”

“不, 不用……”葛金秋慌忙说, 转身想走。

哦, 是的, 她用不着喊了, 隔了四五步, 一张黧黑的脸庞正对着她……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32页)

(19) “叫雪儿哭会儿。”麦收娘又爱又怜地说, “才过门的新媳妇哪有不哭的, 人家从今儿就不是娘家的人儿啦, 做闺女做到头啦, 再没有做闺女的时候啦, 咋能不哭哩? 咋能一进婆家就咧着嘴笑哩? 那不成了傻大姐啦?”是哩是哩, 红蜡烛哪有不流泪的呢? 谁能说清楚这是喜泪还是悲泪呢?(张一弓《流泪的红蜡烛》6页)

例(18)中的B(她用不着喊……)虽然是承接葛金秋“不用喊”的话的, 但是, 它与这句话并无内在的语义联系; 例(19)中的B, 与麦收娘的想法也并不相干。

IV) 顿有所悟。B表示因A的触发而忽然想起或悟出的东西。例如:

(20) 漫坡的树脚下, 到处滚动着这可爱的长毛兔, 她惊异地瞪大了眼睛。是的, 刚才春蕉好象说了一句兔子什么的, 现在一看, 不用细讲也明白了。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31页)

例(20)由眼前的情景忽然想起了刚才听到但并不在意、并不明白的一句话。此种情形, “是的”可以换成“是了、对、对了、唔”等, 或是“唔”与“是的”等配合使用。例如:

(21) 一句话, 她是个东方美人! 对了, 她会弹琵琶。这儿应该来个特写镜头: 泪汪汪的眼睛, 晶莹的长长的眼睫毛, 生死关头, 她独坐舟中, 怀中还紧紧抱着她心爱的琵琶! 绝了!(谌容《彩色宽银幕故事片》74页)

(22) 要找个英俊的演员来演。谁比较合适呢? 现在年轻观众喜欢郭凯敏。对, 可以向导演建议, 让他试试镜头。(谌容《彩色宽银幕故事片》74页)

(23) 但是, 他对眼前的这个场面却感到熟悉而惊异! 唔, 是了,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冬天, 记得是刚进腊月儿, 也是个刮风带雪的冷天, 巩大明给乡亲们作过入社的动员。

那时, 人们的眼睛、脖子也是这样的, 而且比今天还要激动和兴奋。(金河《不仅仅是留恋》18页)

1·3 B反A型

B反A型, 是指B的语义与A的语义相反。例如:

(24) 在这里, 金钱成为连结人们的感情的纽带, 如同耀眼的阳光照耀着这个社会的物质“文明”, 悄悄地把人类最珍贵的精神——互相扶助, 互相关切的脉脉温情埋葬了。

是的, 我们的四化不能以这样的社会后果换取,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。(罗来勇《世界在他们的面前展开》25页)

(25) “当干部就应该处处吃亏吗?” 王处长振振有词地说。

是的, 像他这种干部怎么会吃亏呢? 官也升了, 职称也上了, 房子也有了, 子女都安排了好工作, 连这么点小利也不放过, 哼!

这两例中的 B, 语义都与 A 相反。例(24)中的 B 是对 A 的直接否定; 例(25)中的 B 是用热嘲冷讽的口吻对 A 的情感否定。

以上类型的划分只是理想性的。有些语言现象分析起来要复杂得多, 因为篇章的语义发展是复杂多样的。例如:

(26) “哦, 他们是瞎子。”我说。

是的, 他们是瞎子, 手拉着手, 蹒跚前行。(陈建功《人境拾零三题. 他们是瞎子》31页)

(27) 春风, 新柳, 常常引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。是啊, 二十几年前, 她就是在春风、柳绿时走进这个部的大门的; 后来也是在春风、柳绿时, 告别这里, 投入到崭新的一种生活中去。(玛拉沁夫《女部长》36页)

例(26)中的 B, 既用了一个重复(他们是瞎子)对 A 确认, 又有对 A 的续写(手拉着手, 蹒跚前行)。例(27)中的 B, 从一个角度看, 是对 A 提供一种证据, 以说明“春风, 新柳, 常常引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”; 从另一个角度看, 则又是在 A 的基础上顺势展开。它们都兼属“B 向 A”和“B 续 A”两种类型。

## 二、“是的”的语段连接作用

“是的”不仅起着构成拟对话语境的作用, 而且也发挥着把 A 和 B 连接起来的功能。“是的”的这种语段连接功能, 可以用删除的方法来考察。当把这些语段中的“是的”删除以后, 会出现三种情况: a) A、B 联系不起来或联系牵强; b) A、B 关系发生改变; c) 不影响 A、B 的联系。相应地, “是的”的语段连接功能也有三种: 第一, 粘连 AB; 第二, 转换关系; 第三, 强化关系。

### 2·1 粘连 A B

在没有“是的”A 和 B 联系不起来或联系不顺畅的情况下, “是的”起着使 A、B 两部分有机地粘连起来的作用。例如:

(28) 五娘朝金秋的背影努努嘴, 鼓慢弦不慢地悄声说, “你们没见人家那神色? 这闺女, 昨夜刚到家, 今早就奔出门来洗衣裳, 准是心里……”

“那, 金秋姐她是……”春蕉慌慌地抢着问。是呵, 玩笑归玩笑, 她和金秋银秋姐妹俩, 自小好得人影似的, 金秋出去三四年刚刚回来, 许多透情解意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哩。金秋她是怎么啦? 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4页)

(29) 他在一幅照片前边站住了, 那是首长和立功受奖的干部战士的合影。他注视着那些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, 是的, 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块土地上了, 他在这里收获。

(秦人《筑起我们新的长城》27页)

例(28)中如果没有“是呵”, A 语段(“那, 金秋姐她是……”春蕉慌慌地抢着问。)与 B 语段(玩笑归玩笑, 她和金秋银秋姐妹俩, 自小好得人影似的, 金秋出去三四年刚刚回来, 许多透情解意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哩。金秋她是怎么啦?)的联结就显得十分牵强, 甚至不能联结。用了“是呵”, 表明 B 是春蕉的心理活动, 并对 A 语段具有解释作用, 使 A 和 B 有机地联结起来了。例(29)如果没有“是的”, “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块土地上了,

他在这里收获”这句话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, 难以同上文联系起来。

## 2·2 转化关系

有“是的”和没有“是的”, A和B的关系不同, 在此情况下, “是的”起着转化A和B的关系的作用。例如:

(30) 她大睁了眼, 是的, 天那么黑, 她一点也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, 只听得他的呼吸突然粗重起来……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18页)

如果没有“是的”, A(她大睁了眼)和B(天那么黑, 她一点也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, 只听得他的呼吸突然粗重起来……)的关系是承接关系, B事件发生在A事件之后。但是, 例(30)中由于有“是的”, 使得A、B之间的关系呈现为解注性因果关系, B是对A这种举动的原因的说明。

## 2·3 强化关系

有无“是的”不影响A和B的连接和关系, 在此情况下, “是的”起的是使A、B之间的语法和语义关系更为明显的作用。例如:

(31) 邱宁对我是有吸引力的。当然, 这并不是由于他那不会使人有任何美感的外表, 而是他那种屡屡遭人非议的大胆而又古怪的思维。是的, 邱宁的一些设想, 常常使我感到喘不过气来。(黄人俊《超越》69页)

例中如果没有“是的”, B(邱宁的一些设想, 常常使我感到喘不过气来。)与A的关系也是确定的, 但是其间的关系是通过意合的方式系连的。有了“是的”, 使得B和A之间的补证关系有了标记, 因而更为显豁明确。

# 三、“是的”的语用含义及其语义指向

## 3·1 “是的”的语用含义

“是的”本义是表示赞同。但是, 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不同的语用含义。概括起来, 约有四种: 真正赞同, 一般附和, 佯装赞同, 有所领悟。

I) 真正赞同。这是用的“是的”的本义, 因此, 使用频率最高, 在前面列举的例子中, 大多数用的是这种语用含义。这种“是的”可以替换为“的确”、“确实”等词语。例如:

(32) “你瞧, 一提起春妮, 连长的嘴就合不拢了。”

是的, 梁三喜的脸上已漾起美滋滋的笑。

(33) 大队干部接我进村时, 就向我介绍过: “您住温大娘家, 顶清静了。……”

是的, 住在温大娘家真是再清静不过了。

这两例中的“是的”换作“的确”、“确实”, 意义不变:

(32') “你瞧, 一提起春妮, 连长的嘴就合不拢了。”

的确, 梁三喜的脸上已漾起美滋滋的笑。(李存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8页)

(33') 大队干部接我进村时, 就向我介绍过: “您住温大娘家, 顶清静了。……”

确实, 住在温大娘家真是再清静不过了。(湛容《褪色的信》60页)

II) 一般附和。“是的”并不是真正的赞同, 而是随声附和。这也是应对词语常有的一种语用意义。例如:

(34) 王队长极力把自己的房子贬低: “忒好算是间屋就是了! 那料像蹲鸟儿的棍儿, 屋笆薄得漏泥, 瓦是二等的。”这样说得多了, 居然有些作用, 有的人也附和着说, 是啊, 缺陷也还有, 如果再装上玻璃窗子, 就算挑头的房子了。

由于王队长总是贬低自己房子, 人们也不好意思直接反对, 于是就用“是啊”附和一声。

III) 佯装赞同。这是“是的”的反义用法。装作赞同, 其实是反语。例(25)中的“是的”, 即是这种语用含义。

IV) 顿悟。这是在真正赞同的意义的基礎上, 因特定的语境又增加的新含义。例(20)

即是这方面的例子。再看一例：

(35) 金秋的眼睛离不开这个四周绿生生的小院了。是呵，“社员不准有自留地”，这填泥的半截坛就算不得地了。哈，好个谷雨！（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11页）

### 3·2 “是的”的语义作用方向

某词语的语义对哪些语言单位发生作用，称为某词语的“语义指向”。“语义指向”可从语义作用方向和被作用的语言单位两个方面来看。先谈“是的”的语义作用方向。

“是的”的语义作用方向，有指A型、指B型、双指型三种。

I) 指A型。“是的”的语义指向A，称为指A型。由于A在语序上处在“是的”的前面，所以这种类型的语义作用方向是逆回向前的。例如：

(36) 如果你稍微留神一点，就会发现有一群牛羊并不寻常——它们太安静了，简直是一点都不动。是的，因为那不是真的，而是用混凝土制作的艺术品。

(37) 不用问，都知道这是谁，那哭声越是努力地抑制越是叫人受不了。是的，他才二十岁，还是个孩子哪。（孙少山《八百米深处》87页）

这两例中的“是的”，语义都是指向A的，表示对A的赞同。

II) 指B型。“是的”的语义指向B，称为指B型。由于B在语序上处在“是的”的后面，所以这种类型的语义作用方向是顺向的。例如：

(38) 真怪，这溪底的石子，有大有小，可为什么每一块都无棱无角，圆圆的、扁扁的，象鸡蛋、鸭蛋、鹅蛋……是啊，怪不得要叫鹅卵石……（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8页）

(39) “对象嘛，当然在我心里，在……”是的，谷雨还想再说一遍“在我心里”的，一看春蕉已朝他扬起了手中的土块，便启开了那“黑人牙膏”的牙齿，来了一句从未有过的玩笑，“在我老丈人的跟前哩！”（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13页）

在例(38)中，B因A而有所领悟，“是的”赞同的是悟出的内容B。例(39)中的“是的”的语义指向是“谷雨还想再说一遍……”。

III) 双指型。“是的”的语义既指向A又指向B，称为双指型。在拟对话的语境中，由于A、B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，所以双指型是比指A型和指B型更为常见的一种类型。有的双指型的语义指向比较明显，有的则不那么明显，甚至比较隐蔽。例如：

(40) 世界现在变得真奇怪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。（叶君健《山村》45页）

(41) 眼前有斩开来这样的勇士，懦夫也会壮起胆来！是的，越怕死越不灵，与其窝窝囊囊地死，倒不如痛痛快快地拼。（李存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20页）

(42) 呵，这么静谧，四处无人，大约主人也不在，何不趁这会儿，悄悄而又尽情地赏看一下呢？是的，即使她是愧对的，但葛金秋已把对自己无尽的谴责和忏悔，都溶进清清的溪流中了，但愿宽容的主人，原谅这无缘无福人的这一次偷窥。（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31页）

例(40)中的B几乎是对A的重复，所以，“是的”明显地对A和B都有赞同作用。例(41)中的“是的”，仿佛是指向A的，但是仔细品味，它对B也在发生作用。例(42)中的“是的”也具有双指性：一方面，它赞同让葛金秋在静谧无人之时悄而尽情地赏看一下；另一方面，也含有对“即使她是愧对的，但葛金秋已把对自己无尽的谴责和忏悔，都溶进清清的溪流中了”的赞同。其语义指向的双指性比上两例都要隐蔽。

### 3·3 “是的”的语义指向单位

“是的”的语义指向单位，有的是指向整个“A+B”的，有的是指向A或指向B的，有的是指向A或B中的一部分的。例如：

(43) 它走得那样急忙，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象都在说：不停不停！不停不停！是啊，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……（铁凝《哦，香雪》39页）

(44) 库房里只剩下潘小青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。除了墙上那电钟的嗡嗡声和从窗外飘

进来蝉儿的嘶嘶声, 还有她那颗不安的心在跳。是的, 人只有在这种时刻才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(郑万隆《奇迹发生在那天夜里》58页)

(45) “总不能就让妹妹一根纱头不带吧? 我把那只镯子套在她腕上了……” 金秋两眼木定定地自语说。

镯子? 是的, 那是金秋母亲留下的唯一纪念, 虽然是只掺了假的银镯子, 却是三十多年前, 他花两块大洋买来作为订聘礼送给她的, 她一直戴到闭眼离开人世, 闭眼前还没忘了褪下来交给她最喜欢的大女儿金秋。(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8页)

例(43)中的“是的”, 既指向整个 A (它走得那样急忙, 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象都在说: 不停不停! 不停不停!), 也指向整个 B (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……)。

例(44)中“是的”的语义, 指向整个 B (人只有在这种时刻才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), 但并不指向整个 A, 而是指向 A 的一部分(她那颗不安的心在跳)。例(45)更为明显, 它把 A 中的“镯子”又重复一遍, 说明“是的”的语义并不指向所有的 A, 而只是 A 中的“镯子”这个词。

有时, “是的”的语义指向并不在文面上, 而是文字背后的东西。例如:

(47) “……哎, 如艳, 来来来, 我给你介绍一下, 这位客人叫肖……肖蓁, 是我的老……老同学……”

……张如艳伫立在厅门中间, 换了拖鞋, 上上下下打量着站起来的肖蓁, 矜持地拖着长声道: “是——么, 老同学呀?!”

是的, 只要是年轻的女客人, 特别是她不在家时来的客人, 照例要使张如艳满心眼的不高兴……(叶文玲《屏幕》25-26页)

例(46)中的“是的”, 语义不仅指向 B, 而且也指向 A; 但是, 它并不是指向 A 的文字表面, 而是通过 A (……张如艳伫立在厅门中间, 换了拖鞋, 上上下下打量着站起来的肖蓁, 矜持地拖着长声道: “是——么, 老同学呀?!”) 所表现出来的张如艳的心态。

语义指向是近些年才提出的一个概念, 反映着结合语义研究语法规律的新进展。从上面关于“是的”语义作用方向和被作用的语言单位的讨论来看, 语义指向问题相当复杂,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相当肤浅, 应该在这方面倾注较多的精力。

#### 四、“是的”的拟对话效果

“是的”的语用效果是多方面的, 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拟对话效果。所谓拟对话效果, 就是运用“是的”假拟对话, 改换话语角色。

##### 4.1 假拟对话

假拟对话, 就是把一个非对话语段改造成一个带有对话意味的语段。例如:

(47) 女人们说起她来, 特别对她不会做针线, 不是拼错了裤缝便是开反了领窝的种种笑话, 没有不笑得肚痛的。可我表兄倒从不嫌, 一听旁人传闲话, 便很认真地替她辩解: “从小没有爹娘, 恶嫂子手下的受气包, 终年一双赤脚板满田畝跑, 哪摸过针头线脑? 一粒米吃三十六行人, 你们只须看她养的猪!” 是的, 表嫂笨是笨, 没有细心眼, 有蛮力气, 而且最会养猪。要论这一手, 许多婆娘还真比不过她呢!(叶文玲《杨梅歪的表嫂》69页)

此例中的 B 并不是与表哥的对话, 也不是与那些褒贬表嫂的女人们对话, 但是, 一用“是的”, 就似乎有了对话的意味。

在拟对话中, 较多的情况是 A 和 B 构成一个拟对话的话论, 即把 A 拟作说话人的话语, 把 B 拟作答话人的话语。上例即是这种情况。但有时 B 的答话对子并不是 A, 例如:

(48) “谢谢! 谢谢!” 沈华兴奋地和总工、和前来参加现场验收的同志握着手。她含着泪花, 感激地注视着这些同舟共济的战友。

是的，没有把振兴中华的责任和重担，同自己联系起来的人，也许会觉得沈华的激动过于炽烈。……但是，如果他亲身体会到，一个企业的负责人，怎样在由于经济调整和工业变革所形成的漩涡中，奋斗、拼搏、飞跃，那么也许会比沈华这个善于克制自己的人，还要激动。（张晓东《内应力》45页）

此例中 B 的答话对子显然不是 A，而是假设的“没有把振兴中华的责任和重担，同自己联系起来的人”说出了“沈华的激动过于炽烈”之类的话语。B 的答话对子就隐含在 B 中的这种假拟对话，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。

#### 4·2 改换话语角色

不同的说话人就是不同的话语角色。拟对话语境中的“是的”，具有改换话语角色的作用。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情况是，语段原本只有一个话语角色，“是的”把一个话语角色改造为两个话语角色。例如：

（49）没有人流泪了。是的，当看惯了战友流血时，血不能动人了！当看惯了生命突然离开战友时，活下来的人便没有悲伤了！只有一个念头：复仇!!!（李存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20页）

（50）我有点走神，心情一时也很黯然——为什么我在采访某些知识分子的时候，常常有人说他们“精神不正常”呢？久而久之，我甚至怀疑我自己也精神不正常了！是的，我冒冒失失溯江而上，行程数千里，去寻访一位素昧平生的又被目为“精神病”的老头儿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（黄宗英《桔》7页）

例（49）的话语角色是叙述人，例（50）的话语角色是叙述人兼故事人物“我”，原本都是一个人在说话，但是，通过“是的”的运用，把一个人拟为进行对话的两个角色。

另一种情况是，语段原本就不只一个话语角色，“是的”把其中一个话语角色由甲角色改换为乙角色。例如：

（51）“我这时候到她家去，不合适吧？”

是的，一点也不合适。

A 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说的话，B 是叙述者的话。但是，“是的”的运用使纯叙述者的角色，变成了与人物对话的对话者的角色。

由于书面语都隐含着叙述人与读者的交流，所以仔细分析，拟对话不仅仅是把非对话语段假拟为对话语段，并改换人物（包括叙述人）的话语角色，而且也同时拟造了叙述人与读者间的对话，并改换了叙述人作为纯粹叙述者的角色，把读者也拟造为叙述中的一个人物。仔细品味，例（51）中的“是的，B”，既可以说是叙述人与人物的对话，也可以说是叙述人与读者的对话。因此拟对话“是的”的运用，不仅改变了叙述方式，造成文势的跌宕起伏，而且也拉近了叙述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。正因“是的”有如此功效，一些作者很注意使用这种叙述方式。如叶文玲在她的6万多字的《小溪九道弯》中，就用了60余次拟对话的“是的”。

## 附 注

①本文用例，在例句后注明作者和篇名；所注页码为所载杂志的页码。本文引例的篇目及所载杂志为：玛拉沁夫《女部长》，《小说选刊》1982年11期。

叶文玲《小溪九道弯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2年2期；

《屏幕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2年2期；

《杨梅蚕的表嫂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2年10期。

汪 骏《登山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3年1期。

罗来勇《世界在他们面前展开》，《小说选刊》1982年11期。

张一弓《张铁匠的罗曼史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2年4期；



《流泪的红蜡烛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2年10期。

谌容《彩色宽银幕故事片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2年10期；

《褪色的信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81年6期。

金河《不仅仅是留恋》，《小说选刊》1983年1期。

陈建功《人境拾零三题. 他们是瞎子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82年9期。

秦人《筑起我们新的长城》，《小说选刊》1983年1期。

黄人俊《超越》，《小说选刊》1982年8期。

李存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2年12期。

孙少山《八百米深处》，《新华文摘》1982年9期。

叶君健《山村》，《百花洲》1982年1期。

铁凝《哦，香雪》，《小说选刊》1983年1期。

郑万隆《奇迹发生在那天夜里》，《小说选刊》1982年11期。

张晓东《内应力》，《小说月报》1982年10期。

黄宗英《桔》，《新华文摘》1982年9期。

②拟对话语境中的“是的”有若干变体。就我们见到的语料来看，“是的”的变体主要有“是”、“是啊”、“是呵”、“是呀”“是嘛”、“是哩”等。在行文中非必要时不对它们进行区分。此外，与“是的”功能相似的词语还有“的确”、“确实”、“对”、“对了”“对呀”、“不错”、“可不是嘛”、“唔”、“哦”等。它们在一些情况下，可以与“是的”替换，有的还可与“是的”连用。